

小小说

体味民俗

调动

□闫趁意

蒋梅鼓足勇气去找科长了,她想知道人事调整后自己的工作安排。

科长一见蒋梅进来,急忙站起身来,给她让座,并为她倒茶。这让蒋梅很是吃惊,科长比自己年轻,但平日里官派十足,下眼皮肿胀,能够给自己个笑脸已经很是不易,这让座倒茶的待遇,自己还真的不曾体验过。

“蒋姐越发年轻漂亮了哦!这大热天的,有啥事尽管给老弟说,我一定尽力。”

蒋梅感觉一股酸味儿扑面而来,她不自然地笑了笑,问:“我的工作,是咋安排的?”

“哎哟——蒋姐哟,我正准备和你商量这件事哩,你可就来啦。我昨天和局长商量时就替你说了不少好话,我是这样说的,蒋梅同志工作一向很认真,很有成绩,这么多年一直在一线,没少下乡搞调研,很辛苦的,却没有一句怨言,这样的同志一定要重用,重用!”科长看看蒋梅,把茶杯往蒋梅跟前推了推,“喝茶!上好的龙井茶!”

蒋梅端起茶杯,感觉心脏突突直跳,今天科长的表现太蹊跷了。

“局长听了,很赞成我的意见,说一定要把有能力的同志放到重要的岗位上去。办公室主任的位置就挺适合你的。你看咋样啊?”

蒋梅一惊,茶水洒了出来。她正欲起身,科长连连摆手示意她安坐。

“任命还没有正式下发,你也别声张,这几天你就到办公室熟悉一下,过几天正式任命。呵呵,以后你可要帮扶老弟啊!”说着,科长将一个信封递给她,“咱可不兴这个啊,你得拿回去!”

蒋梅从科长办公室走出来时,看着手里的信封,感觉自己就像做梦一样——一个月前,父亲病了,自己却要常常下乡,弄得身心疲惫。不得以,她才学着别人教给她的办法,给科长送礼,巴望换个轻松点不下乡的工作就中,但现在信封回来了,自己要提升为办公室主任了,这咋真怪哩?

“蒋梅,听说你弟弟从部队回来啦?”门卫老张头见到蒋梅急忙拦住了她,“这下子,你可就有靠山了!团长回到咱县上,那一定是副县长啊!……”

老张头叨叨着,蒋梅心里一下子就明白了。

蒋梅又走进科长的办公室,她把信封放到桌上,很不自然地说:“我想,我不适合当办公室主任吧——我弟弟已经着手搞实业,不打算从政。我父亲病了,我不想老下乡跑。”

科长愣了。片刻,他左手攥住信封,轻轻一划拉,信封便挤进桌上的文件里。而后,他扬起右手,挠挠头,挤出一丝笑容,说:“嗨,蒋姐,你是知道的,我是最民主的,一定要充分尊重同志们的意见不是?!这样吧,你先回去,我们再研究研究,一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

一周之后,蒋梅接到电话,要她到局长办公室一趟。一进大楼,科长就满脸赔笑,把她拽到角落里,一边将信封硬往她的手提包里塞,一边做懊恼状说:“哎呀呀,那天明明让你把它拿回去了嘛,怎么又留下来了呢!蒋姐呀,你可不能让老弟犯错误呀。”

第一次走进局长奢华的办公室,蒋梅感到手足无措。局长一见蒋梅,满脸笑容,让座、倒茶,连连检讨自己缺乏慧眼,一直忽略了一匹千里马,现在他要物尽其才,让蒋梅务必出任办公室主任一职,而且,这也只是个桥梁,以后慢慢升迁嘛。

蒋梅有些恼科长了,自己已经说明白了,弟弟不回来当什么副县长,为啥不给局长说清楚哩。

她正要给局长解释,局长开口了:“小蒋啊,你知道咱单位主要负责招商引资工作,据可靠消息称,有一家公司打算在咱们市投资五千万元建分厂,这可是个好机会啊!我们要力争让人家把厂子建在咱县才好。听说你弟弟是这家公司新聘请的负责人,你可要好好做做他的工作啊……”

蒋梅眉头紧皱,心里波澜起伏,她听弟弟说过,本县风气不正,不适合投资。

体味马街书会

□基民

马街,这个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小村,起初诞生时,想必和其他村庄一样——普通平常,默默无闻,像沙粒跟沙粒混在一起,没啥区分。然而,自元代延佑年间那个农历正月十三,因多达数种、及至今天仍无法确认到底是哪种传说缘起的书会,突令其日渐光鲜,声名鹊起,以至“村因会名,会以村兴”,绵延700余年,长盛不衰。马街,1996年跻身中国十大民俗,2006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报纸有名、广播有声、影视有像”的重大节会。

马街书会作为民间曲艺盛会,其声势、规模和影响虽早有风闻,却没很在意,总觉听着邪乎的,看了住往稀疏。及至壬辰年农历正月十三,陪老吗驱车300多公里,来到河南省宝丰县应河岸边,一睹马街书会的空前盛况,始有“声如雷霆震寰宇”之慨!

作为书会主体的人,多,真多,特别多,拿最有气势的成语“人山人海”来形容已觉无能为力,谁惊叹一声:“真是人天天地哟!”算是较为贴近。

——赶会听书的人多!从交通管制的路口,到主会场,抄田间斜道2公里,走马路直道3公里。这个方圆内,人像突然从地下冒出来,千军万马般浩荡着,马路陡然变窄,仿佛盛搁不下,“哗”地撒开,涌向通往会场的田间,在没路的地方踩出捷径……远看那阵势,像是动了老窝的蚁群忙搬家,

又像密实打紧的蝗虫在掠动,更像江河突然决口,八股大水四下漫流……

——说书献艺的人多!仿佛全世界拢共都不会有恁多说唱艺人,这里竟能神奇地聚集300多个演艺摊点和1000多位艺人。他们从河南、山东、四川、上海等17个省市负鼓携琴,汇集而来。既有耄耋老人,又有妙龄女郎。或一二结伴,或三五成组。有的搭个一口气似能吹跑的简易棚子,更多的则以天为幕,以地作台,随意在河坡、土岗、田边、道旁,扎下地摊,摆开阵式,打响筒板,拉起琴弦,行腔走韵地说唱开来。主会场上,说书者更是棚接棚、摊连摊,人挨人,搅缠成一片,有的很难分清到底谁和谁一摊。但闻弦乐交织,声腔飞越,有借助喇叭扩音的,有只凭肉嗓硬撑的,十弦百乐纠结搅旋,千噪万音声沸九天;或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或演《三国》《水浒》《西游》《红楼》;或说日月星辰、天地万物;或唱悲欢离合,曲折人生……只要身在会场,总有百台千场演艺者忠诚地慰藉着耳目,叫人“一日看足千台戏,三天听尽万卷书”!

——兜售货物的人多!“书会搭台,经济唱戏”,马街村一街两行林立的货棚,构成色彩纷呈的“百货走廊”,同样拥挤的人流,像要把“百货走廊”憋进。卖货人多,货物更全,琳琅满目已不足以形容,仿佛除了枪炮飞机原子弹,大到卡车轿车房子家具,小到针

头线脑琉璃咯嘞老鼠药,无所不有。促销手段更是五花八门,有摇着三寸不烂之舌声嘶力竭叫卖的,有高音喇叭尖声怪气叽哩呱啦刺疼脑仁的,有卖当似的弯铁破砖现场验证效果的……叫卖、呼喊与说唱,声声纠结搅缠,形成巨大的声浪冲击,仿佛要把整条大街凭空掀起。心系会场的人们只顾见缝插针地往前涌动,少有人问及货品。即便有谁意欲购买,要挤到跟前交易,也得费些力气。

——排队解手的人多!会场四围的麦田里,塑料布围起的临时厕所虽随处可见,可根本不够用。每个厕所里都像打仗,人挤人挨班排队。有人连进几个厕所,都因人多退了出来。但只要进去,不管办没办事,都会主动交上一元钱。出过钱,内急并未解决又不愿空耗太多听书时间而愁肠百结者不乏其人,有的索性憋着内急继续挤进会场听书看艺……站在厕所外,透过被风掀起的一块塑料布,看着里边一时半会缓解不了的“紧张局势”,想,天下还有比这更火爆的厕所吗?

——抬挪汽车的人多!说不清书会上有多少辆车,只见田间地头随处都有临时停车场。数不清的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停在麦田车场。成千上万辆汽车,除了把数个规模宏大的停车场挤满塞严,左近绵延数把地的马路也成了车的海洋,仿佛全世界的轿车都停在这里开会。车太多,停车时都

钻头不顾屁股地胡乱一停,便抢奔书场,为的是先睹为快。可待兴尽归来时,头大得成了蒸馍窝——自家车堵得别车动不了,别车把自家车围得没法挪窝。人急得像屁股掉进火盆,眼看要出人命,也是急中生智,便想到了觅人抬车。恰有几位路过的民工接下此活,抬挪一辆车,每人挣8元钱。生意一开张,竟红火得刹不住车,这家抬罢抬那家。不到半个钟头,已抬挪20来辆,估计抬上仨俩小时,每人会赚上不小的一笔。

马街书会,作为中华曲艺苑里土生土长的瑰丽奇葩,其显赫的声势、规模和影响,雄踞全国同类节会之冠。它强烈的震撼效应,来自民间演艺贴近民众、以人为本、植根生活沃土的旺盛活力,来自民间节会独有的文化感召力与民族凝聚力,来自非凡演艺和喜闻乐见形式聚拢起喧喧人气的超强魅力……它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和民风民俗传承发展史上的一种奇迹,一面旗帜,一个不可多得的独特范例。它体现着友好亲融、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彰显着民主平等、和谐共处的人文精神,凝结着崇尚文化、遵循规律、继承创新、薪火相传的智慧接力,对当前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以及建设小康社会,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辐射效应,实乃历久弥新的一块瑰宝。



金晨恋歌

王昊飞摄



城中村

□张艳庭

城中村形象地揭示了时下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特殊关系。村在城中就像猎物在捕猎者的口中一样。按照这样的思路去描述,已在城市口中的村庄会慢慢地被咀嚼,被吞咽,被消化,最终融入城市。

我所见过的一些城中村就是这样。经历过拆迁和重建,曾经的独门独院变成了高楼林立的住宅小区,门前的小路变成了宽阔的柏油路,破旧低矮的店铺换上了高大气派的门面……这种变化是现代城市中最常见的景观。仿佛城市停下自己扩张的脚步,便不能称为城市一样。

于是,越来越多的乡村变成了城中村。有些城中村借助发展的机遇迅速被城市消化,原来的乡村躯壳变得连一根骨头都不剩;有的城中村却要经历城市长时间的咀嚼和吞咽。前者也许已不能称为城中村,因为村庄的物质形态已经荡然无存;而后者,则成为城中村的典型形态。

巴尔扎克曾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其实,城中村也可以称为一个城市的秘史。城市都是由乡村发

展而来的。繁华让无数人顶礼膜拜的大上海,从前也只是一片沼泽地上的几个小渔村。深圳,则是由乡村到城市发展最为迅速和成功的样本。短短三十年时间,这个曾经的农业县发展成为中国四大一线城市之一,与北京、上海等城市并肩而立。而在2004年,深圳已成为无农村的城市。就是这一年,深圳作为一个城市在,彻底改变了自己的身份,和农村再无半点关系。

事实上,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已经不再像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初期那样紧张。那个时代,城乡二元结构曾让走进城市的农村人对自己的身份产生过强烈的自卑感和耻辱感。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那代作家,曾经浓墨重彩地书写过这种身份差距所产生的心理阴影,书写过这种身份转换所带来的心理的裂变。河南先锋作家墨白在长篇小说《欲望与恐惧》中就写了一个进城的农村人形象。在农村长大的吴西玉在上学时因普通话发音不准受到了城市女孩的羞辱。这次羞辱在他内心造成了巨大的伤痕。多年之后,当吴西玉在城市中混得有点头有脸之后,又用

另一种方式羞辱了那个城市女孩。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多年来的苦苦奋斗,可能就是为了偿还那次关于身份的羞辱。小说将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描写得无比透彻、深刻,形象地展示出了身份转化过程中的疼痛感。

这一代作家大概不会想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代,城市郊区农村人会以另一种方式完成自己的城市化历程。这种方式如同“农村包围城市”一样,城郊的农村人对城市拥有了更多主体性和主动感。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些村庄对土地的占有。许多城中村的村民依靠拆迁成为城市人,甚至涌现出了“拆二代”这样的名词。许多一线城市郊区的村民仅靠拆迁,便一辈子衣食无忧。即使不拆迁,许多村民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盖上几层小楼出租,也成为不竭的财富之源。但在这些城中村,绝不仅飘荡着这样轻而易举的笑声。这里往往因为房租的低廉成为农村打工者的乐园。在地价寸土寸金的北上广自不必说,在郑州这样的二线城市里,城中村也以一种别样的繁荣面貌存在着。每逢上下班时,打工者将这本来不大的城中村变成了摩肩接踵的繁华之地。各种餐饮业、服务业在这里畸形而

又旺盛地生长着。我所到过的其他河南城市,也都见过城中村。这些地方无一例外地汇聚了众多打工者。只要有打工者,这样的地方就会拥有不竭的活力。他们在城中村中期望得到城市的接纳。

正因为拥有那些在城市打工的同学和朋友,我对许多城市的城中村比繁华的街区还要熟悉。也许正因为与城中村有这样的关系,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达到一个城市,看到城中村,就给我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我的许多年轻朋友也往往对这样的地方有很深的感情。但这种情感却是复杂的。一方面,打工者喜欢这样的地方,因为它有租金低廉的房屋、价格低廉的饮食,甚至还因为它们在建筑形态上和乡村相似;另一方面,它又不是真正的城市,不是打工者梦寐以求生活的地方。所以,打工者往往既热爱城中村,又痛恨城中村。

我的一个在郑州打拼的朋友,就不断地辗转于多个城中村。我有一次去找他,住到了他的房子里。因为是在城中村,他可以拥有较多的空间来摆放他堆积如山的书籍。还有一些年轻的艺术人士在这个城中村中居住,形成一个相互来往着的小团体。但这里离他上班的地方太远。早上跟他一起上班,我们需要走将近半个小时的路才能到公交站牌,然后再昏昏欲睡地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才到达他的上班地点。我不用和他交谈,就知道他多么热爱城中村,又是多么痛恨城中村。

这种既爱又恨的感觉,只有在城中村住过的人才能体会到。多年前,我也在这样的地方住过几年。那时,朋友去拜访我,要不停地走在狭窄的小巷里拐弯,以至于走过许多次后,依然没有人认得去“我家”的路。

我的诗人朋友杨光黎曾在诗中把这些小巷比喻为城市的裤裆,也比喻为城市的盲肠。在这里,我当然不会迷路,但对我来说还有更多的麻烦:居住环境脏乱,经常停水,上厕所要走上几百米,居住人员身份复杂……我在这样的地方感受到过彻骨的孤独与寂寞、恐惧和心酸、落魄与伤感……同时,它也曾让我感到过温暖和自由、坚强和难忘。这是一种无比复杂的感觉,我曾经把它们写到过我的许多文章和诗歌里,恰恰是城中村,而不是我后来居住的商业小区,承载了我刻骨铭心的一段城市生活。

青年书房



昆曲历史与现实命运的文学复活

——读《大美昆曲》

□李炳银

我和杨守松是30多年的老朋友了。此前,他以报告文学《昆山之路》《苏州老乡》和《小康之路》等作品发表出版获奖成名,是国内十分著名的作家。可是,在2009年时,突然收到他寄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作《昆曲之路》,十分使我感到新奇。“昆山之路”和“昆曲之路”,虽然只一字之别,可我却深知这其中的距离有多大。

从关注现实社会的巨大变革,到深入追踪昆曲的历史命运,这几乎是两个系统的对象。当我看过《昆曲之路》后,深为守松对于昆曲自产生到兴盛到衰落到再生再到沉寂的命运追踪精神和担当行为所感动。本来,我以为,事情到此已经告结束。可在近日我又接到他的《大美昆曲》的书稿,这立即使我回想起,守松兄这些年疏离文坛,偶有联系总会言及昆曲的根源了。拜读这厚厚的三十多万言的新作,我很能感受和体会守松先生对民族瑰宝昆曲命运的牵挂和用心。我也很能够感知,像守松这样性格刚正的人在痴迷上一个事业对象时的那种近似迷狂纠缠的投入情形。走近大美昆曲,昆曲故乡昆山的杨守松以一己之力,自觉肩负起了民族文化的大任,以全身心的投入奉献给昆曲传承发展的不朽事业,非常令我敬佩。

这部《大美昆曲》,与此前的《昆曲之路》着重追踪昆曲曲折的历史发展起伏道路踪迹有别,是着眼于昆曲的美妙存在和在很多热心的人们扶植推动下现实的存在状态及当下境遇的写实描述。这些来自各地的有关昆曲的人和故事,非常的使人动心和钦慕,是作家杨守松出于对昆曲的大爱,而走近并写给所有用心用力地推动昆曲健康发展的人们的赞美诗篇。在作品描述到像俞振飞、白先勇、古兆中、郑培凯、余志明、曾永义、洪惟助、蔡欣欣、朱惠良、陈启德等等这些海内外中华子孙对昆曲的珍爱情怀和无私培育行为时,作家的笔墨在一种纯粹的理解中有明显的感动节奏传递;在书写到因为各方人士的关注,如今在各地不断在延续和新生着的舞台展演着像《牡丹亭》《玉簪记》《紫钗记》等剧目,并有像张继青、华文漪、蔡正仁、裴艳玲、顾卫英、李鸿良、孔爱萍、黎安、魏春荣、梁谷音、岳美缇、张静娴、柯军、沈晓丽、雷玲、王芳、汪世瑜等等活跃在昆曲舞台上的优秀演员的精彩演出,将昆曲不但空前的推向现实的生活,还很好地推向巴黎、纽约、柏林、东京等世界很多地方,并受到热烈欢迎的情形时,作家的激动和喜悦流动在字里行间。应当为大美昆曲的当下精彩而欢呼!

但是,《大美昆曲》在赞美昆曲的美妙动人和现实的喜悦存在命运的时候,并没有忽略昆曲曾经的艰难和曾经遭遇到的流浪失落情景。没有忽略昆曲前辈们在诞生发展这个美妙曲调的历程中所花费的巨大心血和劳动。更没有稍稍地放松在如今这样似乎不错的局势下,昆曲亦可能会因金钱、经济、时尚或其他世俗力量的影响而受到伤害。白先勇说:“有钱不一定能做出文化”,自称自己是昆曲的“义工”;古兆中说:“一切向钱看,比政治挂帅更危险”,“联合国也救不了昆曲”。昆曲是一种超越了政治国界和历史的文化对象。昆曲最需要的是对于她有一种真切感受和浓厚的文化爱戴情怀。很多在各种岗位从事着昆曲艺术事业的人们,无论是台后的支持策划,还是台上的新老演员,很多人都是在自觉的物质付出和收入微薄的情况下专注于这项“雅曲”事业的,这都因了昆曲的美,因了他们的爱。因此,他们自然的成为了杨守松真实感动和描述的对象。也正因为杨守松具有这样的珍爱情怀,所以,他宁愿花费长久的时间精力代价,来进行这样接近“昆曲艺术史”和“昆曲艺术现代时”的文学书写。

杨守松已经是个年已古稀的人,写这样的书,是非常需要花费时间力量进行采访的,从作品就能够看出这种劳动的巨大。可是,他义无反顾,乐此不疲,如果不是对昆曲的感情和民族文化艺术的坚守,如今生活小康无忧的他何以如此挂牵。我没有想到,守松兄的文学事业会有这样畅怀用情和特异的符号,但我真为他这样的文学存在而高兴。在将自己如此紧密而内在的与昆曲捆绑在一起的时候,杨守松也已经成为昆曲艺术历史上的一个无法或缺的部分了。历史会尊重任何人有价值的投入和劳动。